

世相百态

美甲记

■吴毓文

人们常说,女人的手是“第二张脸”。对于爱美女性,呵护双手不仅是日常功课,美甲更是她们装点生活的独特方式。当缤纷绚丽的色彩跃然指尖,宛如为手指披上艺术华裳,不仅点亮了自己的心情,也为他人带来视觉上的惊艳。

其实,美甲并非现代女性专利,古代女子同样钟情指尖美丽。凤仙花又名指甲花,因其花瓣蕴含天然色素,成为古代女子美甲的天然材料。女人将凤仙花瓣捣碎,加入明矾敷于指甲,再用布帛包裹过夜,指甲便染上了亮丽色彩,且能保持较长时间。这种独特的美甲方式,在唐朝时期就风靡一时。《红楼梦》中就有生动描绘: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去,那大夫见这手上有两根指甲,足有三寸长,尚有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,便忙回过头来。

寥寥数语,彰显古代女子润红染甲的爱美追求。

从古至今,染指甲、做美甲始终是女人们热衷之事。我亦不例外,虽至花甲,也不放弃任何美丽自己的细节。

我美甲不频繁,独爱夏日美甲。身着飘逸长裙,搭配艳丽的纤纤指尖,整个人仿佛氤氲了几分仙气。

今夏,高温酷暑,我准备前往六安霍山避暑。临行前,欲为自己的双手增添一抹亮色。走进小小美甲店,墙面搁架上整齐摆放着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指甲油。美甲师娴熟地棕色长发披肩,口罩遮住大半张脸,埋头专注地为我修剪指甲。她先用微型打磨机打磨指甲表层,“啞啞”的声响让我心底像猫抓似的不适应,这也是我不常做美甲的原因。随之,她熟练地用死皮剪去除多余死皮,又拿起细砂锉将每个指甲都磨锉得光滑顺溜,形状优美,遂依次为指甲涂上打底胶、加固胶,每涂一层,都让我把手放进圆弧状的紫外线灯下烘干。之后就为指甲上色了,我选择了酒红色甲油,介于紫红与大红之间,既不很张扬又不失明艳的色泽,适合年纪又衬肤。美甲师凝神而认真,仿佛在雕琢一件稀世珍宝,每个步骤都有条不紊,尽显专业风范。

兀地想起以前去小区斜对面的美甲店,那里有位男美甲师,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男性从事这工作。他身材颇高微胖,做起美甲这细致活,却格外从容周详,手艺毫不逊色,不少人慕名而来找他做美甲,可见如今职业的界限早已打破。

指甲经过两层铺色,最后加固保护胶,抹上指甲油后,美甲大功告成。

我做的是最基础款式,而今的美甲艺术早已发展得丰富多彩:有在美甲上精心描花、贴花,有镶嵌璀璨水钻,还有装饰各种可爱花朵、迷你猫咪小狗等动物造型,还可贴上各种色彩的假指甲,做出自己心仪的指甲上的美丽图型。

我的这位美甲师擅长制作水果造型美甲,为顾客贴上假指甲后,会在上面粘贴各种惟妙惟肖的水果立体造型:绯红的樱桃、紫色的葡萄、清绿的青提、橙黄的桔子、奶黄的菠萝……五种不同的水果装点五个指甲上,卡通又美艳。这般新奇的水果美甲样式,让我眼界大开,也不禁感叹美甲艺术的无限创意与魅力。



绿野仙踪 ■汤健方

人生智慧

夏日烟火气

■陈茂生文

出地铁站,蓦然发现原本宽阔的马路边几乎成了烧烤小广场。夕阳西下,十数个小桌坐满了人,烤串在烤炉中冒着袅袅青烟;迎面微风里裹挟着一些微辣辛料和肉脂烤焦的气息,还有孜然香味……不争气如我,被这番夏日烟火氤氲得情不自禁咽下一点唾沫,按平日“远离烧烤”的人设,此时应该本能地扭头而去。

回想起当年弄堂里的夏天。学校放学了从拐进弄堂口走到家门口,要经过十几个“灶披间”窗口。快到饭点了,每间灶披间至少有二个煤球炉“火力全开”;处处“滋啦啦”油水沸腾、你方炒罢我也炒的景象。理论上,我要经过二十余家油烟味的烘烤熏蒸。尤其3号亭子间四川外公“油爆朝天椒”、8号后客堂好婆“干煎带鱼”的气味,几乎“风靡”整个弄堂。还有不知谁家炉子上的红烧肉已到皮糯汁稠味正浓的最佳时刻,整幢房子的邻居因此都鼻头香兮兮、喉咙油腻腻地“沾光”。

如果认真分辨,其中还应有宁波咸菜臭冬瓜、四川湖北辣泡菜、浦东三林酱瓜……虽没有油腥但也咸

鲜分明、微辣带甜。尽管屋外百“味”齐放,只要一推家门就知道今天会有啥好吃的或者仅仅用剩菜“捣捣浆糊”了。以后读过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《人间有味》,心想若真排个“人间百味榜”,厨房油烟味一定“入围”三甲之列。

夏天的烟火气,总有让人留恋的地方。

不管生活过得如意或不如意,加点“油”就会变得有点热烈有点缠绵,也会留下一点值得回味的氣息。那些白天在太阳下奔忙的年轻人,晚上才能围坐在烧烤桌边,边烤边聊中有签单成功的兴奋也有被投诉的无奈。当喝过小酒吃过饭,众人开始聊天讲情怀时,当然就是一天中最惬意放松的时刻;沏一杯清茶消解刚刚摄入的油脂,再加一段轶闻、一个有点悬疑的旧事传说,便是一顿佳肴聚会的完美收官。正如法国美食家说的“和其他场合相比,餐桌旁边的时光最有趣”,此时,微风徐徐,暑热渐散,明天依旧该干嘛干嘛,这个有点烟火味的夏夜就成了一个美好记忆。

如今“怎么吃”总是风水轮转、花样翻新。暑假烧烤席卷神州、凛

冬火锅独步天下,两者大有差别但都致力缩短从灶头到口头的时间差,让那些稍纵即逝的鲜美滋味在烟火气“烘托”下显露更多的魅力。但夏天的烟火气更简单明了,豪放洒脱;不像冬天羽绒服上沾上火锅味,洗也不是,不洗更不是。

古人有言:民以食为天,当然包括对色香味的追求。为了看似微不足道的口欲之欢,有太多穷尽一生胆识智慧的尝试和探索。唯吾不才,眼瞅着那一缕缕青烟越过窗口蒸腾而去,不见了踪影,全无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,想问阵阵炊烟,你要去哪里……”的柔柔情愫。

只觉得既然炊烟飘逸,那飘远点。因为住房逼仄、楼道狭窄,常有油烟呛人的窘迫,黄梅天里尤甚。父母常常据此排遣:若无油烟,何来三餐?倘若哪天下班回家,一推家门还是冷灶冷锅,那一定出事了,而且多半是大事。

先人所云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,忍受一点油烟真算不上啥。当下有靠“点外卖”度日续命的,只需在手机页面上点几下,就有外卖小哥摁响门铃递上美味外卖。但“无烟”的日子久了,不是吃饱了闲得闹点磕磕绊绊来,就是吃饱了撑得一会儿这痛一会儿那痒的。

冬天的烟火气是暖和、团聚,夏天的烟火气就是随兴、调侃,两者都在努力提高就餐和生活的幸福指数。

意犹未尽

夏日,一棵树的风光

■刘新宁文

烈日炎炎的午后,我从呆了两个多小时的空调房里出来,想呼吸一下自然中的空气,便走到小区里的一棵树下。

如伞的树冠投下巨大阴影,树上有蝉在唱。我索性坐了下来,看天,晴朗而耀眼,看周围,安静而炎热。两个赤膊的人提着几瓶啤酒和盒饭过来,看了我一眼,点一下头,也坐在了树下。他们打开盒饭,启开啤酒,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我亦口中生津、食指微动,但已吃过午饭,只好继续乘凉,看看周围风景。炎热的午后少有行人,只有蝉在不

停地叫,除此之外便是身边两个人的吃喝说话声。

回到楼上,站在阳台上又看这棵树,此时它成了我观赏的风景,景中还有树下的两个人。而我,从原来的风景变成了观赏风景的主体,这便是卞之琳的诗,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”。

晚上又看这棵树,下面空无一人,树上蝉声依然不断。让人高兴的是,树梢轻轻摇动,有风吹来,闷热的天气里,有风来是难得的享受。

玉兔东升之时,树上已经沉寂,但一轮明月挂梢头是绝佳风景。

这样的景色最好到楼下去看,站在离树远一点的地方,欣赏这天地间自然和谐的图画。又有人提着小竹椅,夹着芭蕉扇,拎着水杯到了树下,不一会儿又有人去,最后是三个人高兴地坐在那聊起了天,欢声笑语不减白天的热闹。

此后的几天,白天树上照样是蝉的乐园,它们拼命歌唱,炫耀着自己的本领。晚上几位中老年人依旧提了椅子和水杯去乘凉、聊天,既说国际风云,也讲柴米油盐。

周末的早晨,我在一片鸟鸣声中醒来,抬眼一看,薄薄的窗帘映上了广玉兰的影子。时间不早了,我一骨碌爬起,到阳台一看,树上落了不少不知名的鸟儿,叽叽喳喳叫个没完。

此时,没来由地很是希望那两个人再过来。因为又是一年,迎接夏天的日子。

岁月悠悠

童年

■宋振东文

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农村度过的,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夏天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免不了有些淘气,因此也发生过一些有趣的囿事。

农村老家的房子大门洞子里通风透气又避雨,因此在大门内的房顶上,每年夏天都会吸引马蜂前来筑窝。最多的时候,在不大的房顶上,有三四个马蜂窝,大的犹如小盆口,上面趴满了密密麻麻的马蜂,黑压压的一片,家人每次出门进门路过大门洞子都提心吊胆,生怕被马蜂蜇伤。

那时刚上小学不久,一天中午,我头上戴一顶破草帽子,穿着一件旧长褂袖,像电影《地雷战》里偷“地雷”的一样,手拿竹竿远远对着马蜂窝比划,看着马蜂没啥反应,胆子就大了起来,哆哆嗦嗦地拿着竹竿向房顶上最大的马蜂窝一点一点地靠近,当竹竿离马蜂窝大约有一尺左右时,猛地冲着马蜂窝捅去,刹那间,上百只马蜂嗡的一下炸开了锅,全都冲着我飞奔过来,我扔下竹竿撒腿就跑,一口气跑出去几十米远,鞋子也跑掉一只。刚想停下来喘口气歇歇,感觉右胳膊上有点麻痛,定睛一看,不好了,一只大马蜂正趴在我的胳膊上使劲往里扎毒刺。当时也顾不上害怕了,急忙用手把马蜂打掉,但是为时已晚,毒液已经注入体内,顿时感觉右胳膊又麻又痛。不一会儿就肿得老高,后来整个右胳膊全都肿得发紫,痛苦程度难以言表。也不敢给大人说,就用长袖衫捂着。晚上吃饭时右手疼得拿不住筷子,才被父母发现,赶紧领着我去村里看医生。

因为被马蜂蜇伤时间过长,错过了最佳治疗期,村医也没有好办法,只能用苏打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,然后把消炎片碾碎成药末覆盖在伤口上,这样经过一个多礼拜,胳膊才慢慢消肿。从那以后,再也不敢捅马蜂窝了,甚至到现在还心有余悸,见到马蜂窝就发憊,远远的绕着走。

那时,农村老家的麻雀、喜鹊、戴胜等鸟类特别多,房檐上、瓦缝里、墙洞内、土坡上等到处都是鸟窝。每年夏天小麻雀刚孵化出来后,闭着眼睛,光着身子,肉呼呼的像个小肉球,全身一根毛也没有,鼓鼓囊囊的大肚子,在鸟窝里来回挪动,不停鸣叫。每年这个时候,也正是人们掏鸟窝捉小鸟的好时机。小孩子们掏鸟窝是为了好玩,有的大人捉鸟则是为了卖钱,也有的吃肉。

麻雀窝一般都比较隐蔽,很难被人发现。但循着小鸟的叫声,就很容易找到鸟窝。不过,掏鸟窝也有技巧,有的瓦缝和墙洞口太小,手伸不进去,就用一根一尺多长的粗铁丝,顶部弯成钩状,伸进瓦缝或墙洞里往外钩鸟窝,这样鸟窝和小鸟就会被一起钩出来。有一次,踩着木梯子,在房檐边的瓦缝里往外钩鸟窝,刚把鸟窝钩出来,看到里面有一个肉呼呼的东西,以为是只小鸟,正准备用手去拿,一个蛇头翘了起来,原来是一条小花蛇,吓得两腿一软从梯子上掉下来,裤子被刮坏,左腿划了个大口子,鲜血直流,一瘸一拐,腿又疼了半个多月。

如今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时过境迁,小时候那些囿事,现在成为一种恍如隔世的回忆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